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六

劉响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薛播

鮑防

李自良

李諫

嚴綬

蕭昕

杜亞

王緯

李若初

于頔

盧徵

楊憑

鄭元

杜兼

裴玢

薛伾

薛播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也父元暉什邡令以播贈工部郎中播天寶中舉進士補校書郎累授萬年縣丞武功令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萬年令播温敏善與人交李栖筠常袞崔祐甫皆引擢之及祐甫輔政用為中書舍人出汝州刺史以公事貶泉州刺史尋除晉州刺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轉禮部侍郎遇疾貞元三年卒贈禮部尚書初播伯父元曖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為篇章時人多諷詠之



元曖卒後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摠並早孤幼悉爲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

鮑防襄州人幼孤貧篤志好學善屬文天寶末舉進士爲浙東觀察使薛兼訓從事累至殿中侍御史入爲職方員外郎改太原少尹正拜節度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徵拜左散騎常侍扈從奉天除禮部侍郎尋遷工部尚書致仕防歷洪福京兆皆有政警唯總戎非所宜而謬執兵柄以太原革車胡騎雜而迴鶻深入寇防出拒戰爲虜所敗爲禮部侍郎時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通衢竇駟不時引避僕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處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爲俗吏所擯竟以憤終衆頗憫防而外參故參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初祿山之亂自良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功累授右衛率後從袁係討袁晁陳莊賊績功至試殿中監隸浙江東道節度使薛兼訓兼訓移鎮太原自良從行授河東軍節度押衙兼訓卒鮑防代又事防爲牙將會迴鶻入寇防命大將焦伯瑜杜榮國將兵擊之自良謂防曰迴鶻遠來求戰未可與爭鋒但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即老自旋俟其返旆即乘之縱不甚捷虜必狼狽矣二壘阨其歸路策之上也防不從從伯瑜等所戰退虜於百井伯瑜等大敗而歸由是稍知名馬燧代防爲帥署自良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爲軍候自良勤恪有謀燧深委信任建中年田悅叛燧與抱真東討自良常爲河東大將摧鋒陷陣破田悅及討李懷光於河中自良專河東軍都將前後戰績居多燧之立功名由自良協輔之力也貞元三年從燧入朝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德宗以河東密邇胡戎難於擇帥翌日自良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有軍中事分誠爲得禮然北門之寄無易於卿即日拜檢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  
察使在鎮九年以簡儉守職軍民胥悅雖出身戎伍動必循法略不  
以累失加人十一年五月卒於軍年六十三上甚嗟惜之廢朝一日  
賜左僕射賜布帛米粟有差

李德裕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天寶中爲御史中丞說以門蔭歷仕  
累任使幕馬燧爲河陽三城太原節度使皆辟爲從事累轉御史郎官  
御史中丞太原少尹出爲汾州刺史節度使李自良復奏爲太原少  
尹檢校庶子兼中丞貞元十一年五月自良病凡六日而卒匿喪陽  
言病甚數日發喪先是都虞候張瑤久在軍素得士心嘗請假遷葬  
自良未許至是說與監軍王定遠謀乃給瑤假以大將毛朝陽代瑤  
然後遣使告自良病中使第五國珍自雲朔使還過太原聞自良病  
中使遲留信宿自良卒國珍急馳至京先說使至乃下制以通王領  
河東節度大使以說爲行軍司馬充節度留後北都副留守仍令國  
珍齎說官告及軍府將吏部內刺史等勅書三十餘通往太原宣賜

軍中始定定遠恃立說之功頗恣縱橫軍政皆自專決仍請賜印  
軍有印自定遠始也定遠既得印益暴將吏輒自補授說寢不歡  
成嫌隙是歲七月定遠署虞候田宏爲列將以代彭令茵令茵不伏  
揚言曰超補列將非功不可宏有何功敢代予任定遠聞而含怒召  
令茵斬之埋於馬糞之中家人請尸不與三軍皆怨說具以事聞德  
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  
說後說昇堂木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定遠馳至府門召集將吏  
於箱中陳勅牒官告二十餘軸示諸將曰有勅令李景略知留後遣  
說赴京公等皆有恩命指箱中示之諸將方拜抃大將馬良輔呼而  
摩衆曰箱中皆監軍舊官告非恩命也不可授但備急變爾定遠知  
事敗走登乾陽樓召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墜城下槎枿  
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大將高迪等同其謀說皆斬之尋  
正月河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說在鎮六年初勤心吏職後遇疾  
言諸行步蹇澁不能錄軍府之政悉監軍主之又爲孔目吏宋季等



唐傳九十一  
三  
欺誑軍政事多墮紊如此累年十六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廢朝一日  
贈左僕射是月制以河東節度行軍司馬鄭儋檢校工部尚書兼太  
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等使北都留守在任不基  
年而卒

嚴綬蜀人曾祖方約利州司功祖搃之符離尉父丹駸中侍御史綬  
大曆中登進士第累佐使府貞元中由侍御史充宣歙團練副使深  
爲其使劉贊委遇政事多所咨訪十二年贊卒綬掌宣歙留務傾府  
藏以爲國是有恩召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天下賓佐進獻自綬始  
也其後河東節度使李說嬰疾事多曠弛行軍司馬鄭儋代綜軍政  
既而說卒因授儋河東節度使是時姑息四方諸侯未嘗特命帥守  
物故即用行軍司馬爲帥軍情厭伏儋旣爲帥德宗選朝士可以  
代儋爲行軍司馬者因綬前日進獻上頗記之故命檢校司封郎中  
充河東行軍司馬不周歲儋卒遷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

使元和元年楊惠琳叛於夏州劉闢叛於成都綬表請出師討伐綬  
悉選精甲付牙將李光顏兄弟光顏累立戰功蜀夏平加綬檢校尚  
書左僕射尋拜司空進階金紫封扶風郡公綬在鎮九年以寬惠爲  
政士馬蕃息境內稱治四年入拜尚書右僕射綬雖名家子爲吏有  
方略然銳於勢利不存名節人士以此薄之嘗預百寮廊下會上令  
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居兩班之首在方鎮時識江朝敘語次不覺  
屈膝而拜江朝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是日爲御史所劾綬待  
罪于朝命釋之翌日責江朝降官一等尋出鎮荆南進封鄭國公有  
汝州蠻首張伯靖者殺長吏據辰錦等州連九洞以自固詔綬出兵  
討之綬遣部將李忠烈齎書曉諭盡招降之九年吳元濟叛朝議加  
兵以綬有弘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  
招撫使綬自帥師墜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  
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  
已經年無度寸功裴度見上屢言綬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



拜太子少保代歸尋檢校司空久之進位太傅封至三千戶長慶二  
年五月卒年七十七詔贈太保綬材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為時  
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  
所辟士親睹為將相者凡九人其貴壽如此

蕭昕河南人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辭授陽武縣  
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再遷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  
善鎬而禮之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  
爾玄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  
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累遷憲部員外郎為副元帥哥舒  
翰掌書記潼關敗間道入蜀遷司門郎中尋兼安陸長史為河南等  
道都統判官遷中書舍人兼揚府司馬佐軍仍舊入拜本官累遷秘  
書監代宗幸陝昕出武關詣行在轉國子祭酒大曆初持節弔迴鶻  
特賜詔昕曰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平定唐國柰何市馬而失  
信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荅曰國家自平寇難賞功無絲毫之遺况

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爾助為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  
吐蕃敗走迴紇悔懼啓顙乞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  
塞矣是迴紇自絕非我失信迴紇慙退加禮以歸為常侍十二年朱  
泚之亂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亡竄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貞元  
初兼禮部尚書尋復知貢舉五年致仕七年卒于家年九十廢朝謚  
曰懿

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  
至德初於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為河西節度  
辟為從事累授評事御史後入朝歷工部兵吏四員外郎末泰末劍  
南叛亂鴻漸以宰相出領山劍副元帥以亞及楊炎並為判官使還  
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炎為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亞自以才  
用合當柄任雖為諫議大夫而心不悅李栖筠承恩衆望必為宰相  
亞厚結之元載得罪亞與劉晏李涵等七人同鞫訊之載死之翌日  
亞遷給事中河北宣慰使宰相常袞亦不悅亞歲餘出為洪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德宗初嗣位勵精求賢令中使召亞亞自揣必以宰輔見徵乃促程而進累路與人言議語及行宰相事方面或以公事諮祈亞皆納之既至帝微知之不悅又奏對辭旨踈闊出為陝州觀察使兼轉運使尋遷河中晉絳等州防禦觀察使楊炎作相劉晏得罪亞坐貶睦州刺史與元初召拜刑部侍郎出為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使時承陳少遊征稅煩重奢侈僭濫之後又新遭王紹亂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亞之至革刻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材當公輔之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衆佐招引賓客談論而已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堙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亞乃開拓踈啓公私悅賴而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朝廷亟聞之貞元五年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代亞亞猶以舊望竇覲甚畏之改檢校吏部尚書

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都防禦使既病風上利見以固寵奏請開苑內地為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亞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薦楊暉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內地堪耕食者先為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內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還軍民家略盡無可輸稅人多艱食由是大致流散乃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政亞自此亦規求兼領河南尹事不果帝漸知虛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為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既風疾漸深又患脚膝不任朝謁貞元十四年卒于家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王緯字文卿太原人也祖景司門員外萊州刺史父之咸長安尉與昆弟之貴之渙皆善屬文之咸以緯貴故累贈刺史緯舉明經又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出佐使府授御史郎官入朝為金部員外郎劔南租庸使檢校司封郎中彭州刺史檢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川節度營田副使初大曆中路嗣恭為江西觀察使陷害判官李泌將誅之



緯亦為路嗣恭判官說諭救解獲免貞元三年必為相擢授緯給事中未數日又擢為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三歲加檢校工部尚書緯性勤儉歷官清潔而傷於苛碎多用削刻之吏督察巡屬人不聊生貞元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太子少保

李若初趙郡人貞觀中并州長史工部侍郎弘節之曾孫也祖道謙太府卿若初少孤貧初為轉運使劉晏下微冗散職晏判官包佶重其勤幹以女妻之歷陳州太康令刺史李芄初蒞官若初獻計請收斂羨餘錢物交結權貴芄厚遇之累歲芄遷河陽三城使奏若初為從事軍中之事多以委之累授檢校郎中兼中丞懷州刺史轉虢州刺史坐公事為觀察使劾奏免歸久之出為衢州刺史遷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團練使尋遷越州刺史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四年秋代王緯為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都團練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善於吏道性嚴強力束斂下吏人甚畏服方整理鹽

法頗有次敘貞元十五年遇疾卒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

于頔字休明河南人也父庭謂濟王府倉曹累贈尚書左僕射頔少以史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為尹史颺所賞重颺出鎮襄漢奏為御史充判官颺為亂兵所殺頔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度支使第五琦署為河東租庸使累授鳳翔少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轉運租庸糧料鹽鐵等使頔因奏移轉運汴州院於河陰以汴州累遇兵亂散失錢帛故也元載為諸道營田使又署為郎官今於東都汝州開置屯田歷戶部侍郎秘書少監京兆尹太府卿代杜濟為京兆尹及為大官好任機數專候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親昵之而為政苛細無大體丁所生母憂罷及載得罪後出為鄭州刺史遷河南尹以無政授代還時徵汾州刺史劉暹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懼宰相盧杞恐暹為御史大夫虧沮已之所見遽稱薦頔為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從幸奉天改左散騎常侍歷左千牛上將軍徙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因入朝仆地為



金吾仗衛掖起改太子少師致仕貞元十五年卒時年七十四  
盧徵范陽人也家於鄭之中年少涉獵書記永泰中江淮轉運使劉  
晏辟爲從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  
元琇亦晏之門人興元中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徵爲京兆司錄度  
支員外琇得罪坐貶爲信州長史遷信州刺史入爲右司郎中驟遷  
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叅深遇之方倚以自代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  
關叅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間叅腹心也數歲轉華  
州刺史徵與復入用深結託中貴厚遺之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貪每  
正至端午降誕所獻甚薄徵遂竭其財賦每有所進獻輒加常數人  
不堪命疾病卧理者數年貞元十六年卒時年六十四  
楊憑字虛受弘農人舉進士累佐使府徵爲監察御史不樂檢束遂  
求免累遷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禮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  
西觀察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憑工文辭少負氣節  
與母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獻

王仲舒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性  
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元和四年拜京  
兆尹爲御史中丞李夷簡劾奏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  
事勅付御史臺覆按刑部尚書李鄴大理卿趙昌同鞫問臺中又捕  
得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於臺復命大理少卿胡珣左司  
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顓同推鞠之詔曰楊憑頃在先朝委以藩鎮  
累更選用位列大官近者憲司劾劾暴揚前事計錢累萬曾不報聞  
蒙蔽之罪於何逃責又營建居室制度過差侈靡之風傷我儉德以  
其自其京邑人頗懷之將議書刑是加愍惻宜從遐譴以誠百僚可  
守復州臨賀縣尉同正仍馳驛發遣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御史出  
官在巡屬憑頗踈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  
里功作併興又廣蓄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爲言夷簡乘  
衆議舉劾前事且言脩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  
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自貞元已來居方鎮



者為德宗所姑息故窮極僭奢無所畏忌及憲宗即位以法制臨下  
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為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鄭元舉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貞元中為河中節度使杜確行軍司  
馬確卒遂繼為節度使入拜尚書左丞元和二年轉戶部侍郎兼御  
史大夫判度支三年春遷刑部尚書兼京兆尹九月復判度支依前  
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性嚴毅有威斷更踐劇任時稱其能元和  
四年以疾辭職守本官逾月卒

杜兼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士累辟諸府從事拜  
漢州刺史兼性浮險豪侈矜氣屬貞元中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至  
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上情遂練卒脩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  
上聞乃恣凶威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  
兼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驛中前  
呼革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交公象先之孫皆名家  
有上林之譽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冤歎之又誣奏李藩

將殺之語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側目焉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  
中月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河南尹  
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元和四年卒于官

裴玢京兆人五代祖踈勒國王綽武德中來朝授鷹揚大將軍封天  
山郡公因留闕下遂為京兆人玢初為金吾將軍論惟明僭德宗幸  
奉天以戰功封忠義郡王惟明鎮鄜坊累署玢為都虞候後節度王  
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玢匿身不救火遲明而擒  
朝宗德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及行軍司馬崔輅以同州刺史  
劉公濟為節度使以玢為坊州長史兼侍御史充行軍司馬明年公  
濟卒拜玢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節度觀察等使三年改授山南  
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玢歷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為政不交權倖不務  
貢獻蔬食弊衣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三軍百姓安業近代將  
帥無比焉及綿疾辭位請歸長安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  
僕射謚曰節



薛任勝州刺史渙之子尚父汾陽王召置麾下著名於諸將間左僕射李揆使西蕃任為將從役時賊泚之難昆夷赴義任馳騎鄉道至千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使絕域者前後數四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將作監出為鄜坊觀察使元和八年卒于官贈潞州大都督

史臣曰薛播温敏有文鮑防董戎無術李嚴太原之政可謂美矣蕭昕抱則哲之知杜亞懷非次之聖王緯清潔而傷苛碎若初善理而性剛嚴于順好任機權趨附勢利盧徵厚斂貨賄結託中人楊憑好奢鄭元有斷杜兼殺戮端士怙亂邀君裴玢發姦謀安民和衆而玢弊衣糲食不交權倖帑庾咸實郡邑以寧若夫君子無求備於人捨知從長彰善癉惡則裴玢之善抑之更揚杜兼之惡欲益而彰耳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七

劉 珣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杜黃裳裳子載高郢郢子定杜佑佑子師慎式方從郁式方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進士第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

為郭子儀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黃裳主留務於朔方外將李懷光

與監軍陰謀代子儀乃為偽詔書欲誅大將温儒雅等黃裳立辯其

偽以告懷光懷光流汗伏罪諸將有難制者黃裳矯子儀命盡出之

數月而亂不作後入為臺省官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貞元末為

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婿韋執誼令率

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可復開口議禁中事

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尋拜

平章事邠州節度使韓全義曾居討伐之任無功黃裳奏罷之劉闢

作亂議者以劔南險固不宜生事唯黃裳堅請討除憲宗從之又奏



請不以中官爲監軍祇委高崇文爲使黃裳自經營伐蜀以至成功  
指授崇文無不懸合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奮命  
當以劉潼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既平關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  
此卿之功也後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奏曰德宗自艱難之後  
事多姑息貞元中每帥守物故必先命中使偵伺其軍動息其副貳  
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以求見用帝必隨其稱美而命之以  
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  
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憲宗然其言繇是用兵誅蜀夏之後不容  
藩臣褻傲剋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黃裳啓其衷也黃裳有經畫之才  
達於權變然檢身律物寡廉潔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二年正月檢  
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八月封邠國公  
三年九月卒於河中年七十一贈司徒謚曰宣黃裳性雅澹寬恕心  
雖從長口不忤物始爲卿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爲執誼所稱及執誼  
譴逐黃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葬事及是被疾醫人

悞進其藥疾甚而不怒然爲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持論  
惜之黃裳歿後賄賂事發八年四月御史臺奏前永樂令吳憑爲僧  
鑿虛受託與故司空杜黃裳於故州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四  
萬五千貫並付黃裳男載按問引伏勅曰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  
自宜畏法惜身豈得爲人通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昭州其  
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茲貨財不能拒絕已令按問悉  
合徵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弘寬大之典其所取錢物並宜矜免杜載  
等並釋放載爲太子僕長慶中遷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  
便載弟勝登進士第大中朝位給事中勝子廷堅亦進士擢第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裔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天寶末盜據京邑  
父伯祥先爲好時尉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  
其父賊黨義之乃俱釋後舉進士擢第應制舉登茂才異行科授華  
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  
授咸陽尉郢子儀節制朔方辟爲掌書記子儀嘗怒從事張曇奏殺



之郢極言爭救忤子儀旨奏貶猗氏丞李懷光節制邠寧奏為從事  
累轉副元帥判官檢校禮部郎中懷光背叛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  
駕豈非忠乎懷光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  
帥未集郢與李鄴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瓘候郢郢乃諭以逆順曰  
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  
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絕于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  
不有奔潰者乎李瓘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  
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  
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  
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德宗還京命諫議大夫孔巢父中人啖守盈  
赴河中宣慰懷光授以太保而懷光怒激其親兵詬詈殺守盈及巢  
父巢父之被刃也委於地郢就而撫之及懷光被誅馬燧辟郢為掌  
書記未幾徵拜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書舍人凡九歲拜禮部  
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

奉誠集罕隸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  
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  
黨之風翕然一變拜太常卿貞元十九年冬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守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轉刑部尚書為韋執誼等  
所憚尋罷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書事明年出鎮華州元和元年  
冬復拜太常卿尋除御史大夫數月轉兵部尚書逾月再表乞骸不  
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翺飛日入皆息自非貢  
禹之守經據古趙喜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摸  
表縱過常期詎為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身  
舉臣郢不才久辱高位無任由衷瀝懇之至乃授尚書右僕射致仕  
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  
交祚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  
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與鄭珣瑜並命拜  
相未幾德宗昇遐時同在相位杜佑以宿舊居上而韋執誼由朋黨



中樞頓宗風恙方甚樞機不宣而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戶部侍郎  
名度支副使是時政事王叔文謀議王伾通導李忠言宣下韋執誼  
奉行珣瑜自受命憂形顏色至是以勢不可奪因稱疾不起郢則因  
循竟無所發以至於罷物論定此為優劣焉子定嗣定幼聰警絕倫  
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  
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仕至  
京兆參軍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稱之尤精王氏易嘗為易圖  
合入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  
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也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郡  
公祖慈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聖歷鴻臚卿巨州刺史西河太  
守贈右僕射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剡縣丞時潤州刺史韋元  
甫嘗受恩於希聖佑謁見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視  
下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佑口對響應皆得其要

元甫奇之乃奏為司法參軍元甫為浙西觀察在節度皆辟為從  
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入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  
使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畧使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  
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方軍  
興餽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盧杞所惡出為蘇州  
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不行俄換饒州刺史未幾兼御  
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時德宗在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遣脫舊  
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畧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  
貞元二年徵為尚書左丞又出為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楊  
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  
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為三軍所立詔  
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佑  
乃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固境不敢進及  
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



餘所上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宮傳李亞鄭元均爭  
權頗紊軍政德宗知之並竄於嶺外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  
章事充太清宮使德宗崩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  
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館大學士時王叔文為副使佑雖總  
統而權歸叔文叔文敗又奏李巽為副使頗有所立順宗崩佑復攝  
冢宰尋讓金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  
之職出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  
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議元和元年冊拜司徒  
同平章事封岐國公時河西党項潛導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  
之佑上疏論之曰臣伏見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亦而  
公卿廷議以為誠當謹在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幸  
事機匹夫之常論也大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為害但  
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而怒遠夷也  
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於塞外

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內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  
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戶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  
之尚嘉其先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  
沙東漸下海在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為珍匪求遐方之貢豈  
以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匡君之議淮南  
王請息師于闐越賈捐之願棄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  
上將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震西域宣帝大悅議  
加爵土之賞蕭擊之獨以為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為法恐後之  
奉使者爭遂發兵為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  
來突厥默啜兵強氣勇屢寇邊城為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筌親  
捕斬之傳自闕下自以為功代莫與二坐墜榮寵宋璟為相慮武臣  
邀功為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由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聞邊中國  
遂寧外夷亦靜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  
懷戾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



女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交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懷革其姦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君人覆育群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聖保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慙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爲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閱芻蕘上陳有瀆旒宸伏深惶悚上深嘉納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母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公卿讌集其間廣陳妓樂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之與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不獲已許之詔曰宣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已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棧深翼替秉冲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既勤所執彌固則當

其衷懇進以崇名尚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會昌三千戶杜佑巖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承丕業思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伸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星瑄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葆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賜絹伍百匹錢伍佰阡其年十一月薨壽七十八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謚曰安簡佑性敦厚強力尤精吏



職雖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爲政弘易不尚瞰察掌計治民物便而  
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已任  
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  
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  
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  
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曰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廢  
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  
施有政用人邦家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遊藝才不逮人徒懷  
自強頗玩墳籍雖履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夫孝  
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  
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  
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爲億度每念懵學莫探政經略觀歷  
代衆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旣庸淺寧詳損益未  
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蕩滅不盡縱有繁雜且用準

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爲來今龜鏡布在方冊亦粗研尋自頃續脩年  
踰三紀識寡思拙心昧辭蕪圖籍寔多事目非少將事功畢罔愧乖  
疎固不是發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九門計貳佰卷不敢不  
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塵瀆聖聰兢悼無措優詔嘉之命藏書府其  
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爲士君子所稱佑性  
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  
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辯而伏其博設有疑悞亦能督正  
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在淮南時妻梁氏亡後昇嬖妾李氏爲正室  
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三子師損嗣位終司農  
少卿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府參軍轉常州晉陵尉浙西觀察使王緯辟  
爲從事入爲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主簿明練鍾律有所考定深  
爲高郵所賞時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別墅  
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與時賢遊從樂而有節旣而



佑入中書出為昭應令丁父憂服闋遷司農少卿賜金紫加正議大夫太僕卿時少子恂選尚公主式方以右戚移病不視事久之文宗即位轉兼御史中丞充桂管觀察都防禦使長慶二年三月卒於位贈禮部尚書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子憚憫恂恂富平尉懷興平尉

恂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召見于麟德殿尋尚岐陽公主加銀青光祿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岐陽憲宗長女郭妃之所生自頃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于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時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臣於卿士家選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中選擇皆辭疾不應唯恂願焉累遷至司農卿大和六年轉京兆尹七年檢校刑部尚書出為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丁內艱八年起復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就加兵

部尚書開成初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屬岐陽公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杜恂未謝拘此服紀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詔曰制服輕重必由典禮如聞往者駙馬為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違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杖周末為通制三年改戶部尚書兼判戶部度支事會昌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左僕射大中初出鎮西川降先沒吐蕃維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于石紐山是其州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繼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間設計得之遂據其城因號曰無憂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鎮西川維州吐蕃首領悉怛謀以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俄復入相加司空繼加司徒歷鎮重蕃至是



加太傅邠國公恂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

從邠以蔭貞元末再遷太子司議郎元和初轉左補闕諫官崔群韋  
貫之獨孤郁等以從郁宰相子不合為諫官乃降授左拾遺群等復  
執曰拾遺之與補闕雖資品有殊皆名諫列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  
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為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顛俱  
登進士第顛後病目而卒

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弘文館校書郎試左  
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為從事試大理評事又  
為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  
東都以弟顛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  
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並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  
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  
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為文嘗  
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

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為便李德裕稱之注曹  
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牧從兄恂隆盛于時牧居下位心嘗不  
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  
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澤澤於角為第八  
官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  
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子德祥官至丞郎  
史臣曰黃裳以道致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賊開  
之兇舉無遺筭葬執誼之祗豈曰不仁郢天縱之性愬非之年代父  
命於臨刑孝也懷光之亂王人被傷撫巢父於賊庭義也抑浮蓋之  
流考藝文之士盡搜幽滯大變時風正也保止足之名辭榮辱之路  
高避世利遐躅昔賢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者皆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  
榮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及其宿寮紊法嬖妾受封事重因循



難乎語於正矣故之文章悖之長厚能否既異才位不倫命矣夫  
贊曰貞公壯節臨難奮發言行無玷斯為明哲戡亂阜俗時泰位隆  
國之名臣鄭公岐公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八

裴垪

李吉甫

李藩

權德輿子璩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裴垪字弘中河東聞喜人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孫垪弱冠舉進士  
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秩滿藩府交辟皆不  
就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吏部侍  
郎鄭珣瑜請垪考詞判垪守正不受請託考覈其法實元和初召  
入翰林為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李吉甫自翰林  
承旨拜平章事詔將下之夕感出涕謂垪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  
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  
宜選擢賢俊今則惛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為我言之垪  
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  
有得人之稱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



宗問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垣居中  
獲視無所同異及為貴倖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  
官罷垣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然憲宗知垣好直信任彌厚其年秋  
李吉甫出鎮淮南遂以垣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賢院  
大學士監修國史垣奏集賢御書院請準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為  
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士自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為校理其餘名  
目一切勒停史館請登朝官入館者並為修撰非登朝官並為直史  
館仍求為常式皆從之元和五年中風病憲宗甚嗟惜中使旁午致  
問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為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明  
年改太子賓客卒廢朝賻禮有加贈太子少傅初垣在翰林承旨屬  
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關垣垣小心敬慎其稱中  
旨及作相之後懇請旌別淑慝杜絕蹊徑齊整法度考課吏理皆蒙  
帝意聽納吐突承璀自春官侍憲宗恩顧莫二承璀承間欲有所關  
說憲宗憚垣誠勿復言在禁中常以官呼垣而不名揚於陵為嶺南

節度使與監軍許遠被不和遂振誣奏於憲宗令追與慢官垣曰  
以多取故罪一藩臣不可請城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  
於中不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垣具奏其事請以李鄴代之王士真死  
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請代父為帥憲宗意速於太平且頻湯寇孽  
謂此地可取吐突承璀恃恩謀撓垣權遂伺君意請自征討盧從史  
陰在逆節內與承宗相結約而外請興師以圖厚利垣二陳其不可  
且言武安有大功於朝前授李師道而後奪承宗是當罰不一無以  
示勸懲承宗既死其子承襲益驕恣反覆官軍病之時王師久暴露無功  
後從史遣其衙門將王珣元入奏垣延與語微動其心且  
因吐誠言從史惡稔可圖之狀垣遣再往比復  
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垣因從容啓言從史暴戾有無君之  
心今聞其視承璀如嬰孩往來神策壁壘間益自恃不嚴是天亡之  
時也其不因其機而致之後雖興師未可以歲月破也憲宗初愕然



熟思其計方許之垧因請密其謀憲宗曰此唯李絳梁守謙知之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後承璫竟擒從史平上黨其年秋班師垧以承旨首唱用兵今還無功陛下縱念舊勞不能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罷承璫兵柄先是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以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史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垧為承旨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許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垧雖年少驟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雖大寮前輩其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舉職垧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叅謝之際垧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攷攷賦而人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甫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院不無疑礙休復等而退垧在翰林與李絳崔羣同掌密命及在

相位用辛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跡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垧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寔理而再周遘疾以休謝公論惜之

李吉甫弘憲趙郡人父栖筠代宗朝為御史大夫名重於時國史自傳吉甫少好學能屬文年二十七為太常博士該洽多聞尤精國史官中折衷時多稱之遷屯田員外郎博士如故改駕部員外郎吉甫少以實象推重其才接遇頗厚及陸贄為相出為明州員外長史久之道赦起為忠州刺史時贄已謫在忠州議者謂吉甫必逞憾於贄重構其罪及吉甫到部與贄甚勿未嘗以宿嫌介意六年不徙官以疾免死尋授柳州刺史遷饒州先是州城以頻喪四牧廢而不治物怪異郡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鑰剪荆榛而居之後人乃安吉甫位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既至闕下旋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賜紫憲宗初即位中書小吏滑渙與知樞密中使劉光



瑋曠吉甫請去之劉闢反帝命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  
詰其謀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  
由是甚見親信二年春杜黃裳出鎮擢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吉  
甫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官留滯江淮十五餘年備詳閭里  
疾苦及是為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敘進群  
材甚有美稱三年秋裴垪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  
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垪黨揚言  
皆執政教指翼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  
陳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獎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  
郎呂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竇群亦與羊呂善羣初拜御史中丞  
友諤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  
又有廼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  
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狀吉甫以裴垪久在翰林憲宗親  
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垪代已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檢校兵部尚

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  
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又於高郵縣築堤為塘溉田  
數千頃人受其惠五年冬裴垪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祿大  
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及再  
入相請減省職官并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中外官俸料時以為  
當京城諸僧有以莊磴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寬緇  
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普潤軍  
於涇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奏永昌公主准禮令起祠堂請其制度  
初貞元中義陽義章二公主咸於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錢數  
萬及永昌之制上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求昌公主稚  
年夭枉舉代同悲況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  
衷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臣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德宗皇帝恩  
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為光武原陵  
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王即光武之



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起祠堂臣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守奉翌日上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事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覽卿所陳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十戶百姓當揀官戶委之吉甫拜賀上曰卿此豈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多耶卿但勤匡正無謂朕不能行也七年七月上御延英顧謂吉甫曰朕近日畋遊悉廢唯喜讀書昨於代宗實錄中見其時綱紀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鑒誠向後見卿先人事迹深可嘉歎吉甫降階跪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盡心盡節迫於流運不待聖時臣之血誠常所追恨陛下耽悅文史聽覽日新見臣先父忠於前朝著在實錄今日特賜褒揚先父雖在九泉如覩白日因俯伏流涕上慰諭之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左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

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伏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聞或不修何也曰固奉德音未及施行摠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為迴紇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迴紇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經略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畧軍蓋以地居其中可以摠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遙隸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



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詔曰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畧軍寶應  
已來因循遂廢由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  
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畧軍置宥州仍為上州於郭下置延恩縣  
為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請襲父  
位吉甫以為淮西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  
兵以為守禦宜因時而取之頗叶上旨始為經度淮西之謀元和九  
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弔常贈之外內出  
絹五百匹以恤其家再贈司空吉甫初為相頗洽時情及淮南再徵  
中外延望風采秉政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之時負公望者  
慮為吉甫所忌多避畏憲宗潛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  
不協而絳性剛訐於上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其不悅  
者亦無所傷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  
第野公論以此重之有司謚曰敬憲及會議度支郎中張仲方駁之  
以為太優憲宗怒貶仲方賜吉甫謚曰忠吉甫嘗討論易象異義附

行集注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  
目為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為其圖  
於代子德脩德裕  
卷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  
籍流為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

李藩字叔翰趙郡人曾祖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薦為天官侍郎不諂  
昭德謝恩時昭德怒奏黜為壁州刺史祖畬開元時為考功郎中事  
用考諱毋卒不勝喪死至遠畬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承為湖南觀  
察使亦有名藩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弔者  
自單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  
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以故人子署為從事洛中  
盜發有誣牙將令狐運者亞信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冤爭之不從遂  
辭出後獲真盜宋瞿星藩益知名張建封在徐州辟為從事居幕中  
謙謙未嘗論細微杜兼為濠州刺史帶使職建封病革兼疾驅到府



與望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曰僕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道今棄州此來欲何也宜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錯愕不慮遂徑歸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然藩甚既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忌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為報也佑曰慎勿出口五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乃釋然除秘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即用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為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蒸藩名強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為訛語俳戲後召藩不至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遷主客員外郎尋換右司時順宗冊廣陵王淳為皇太子兵部尚書王純請改名時議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屬而改之也如純輩豈為以禮事上耶藩謂人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

大體之臣而大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及太子即位憲宗是也宰相改郡縣名以避上名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為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議者嘉之藩尋改吏部員外郎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為吏所蔽監用官闕黜為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裴埴言於帝以為有宰相器屬鄭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性忠盡事無不言上重之以為無隱四年冬顧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帑藏羨稼穡登若人君竭民力貴異物上行下効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伏鎮以知之為非艱保之為急務宮室輿馬衣服器玩必務損之又



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  
所說唯當上下相助以保此道似有踰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  
等也藩等拜賀而退帝又問曰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藩對曰臣  
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河  
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爲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爲神  
道助順繫於所行已既全德無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禱久矣書  
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  
來成應行事若苟爲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  
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  
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况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  
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德唯在修己以  
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爲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  
號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誠書傳所紀伏望  
陛下每以漢文孔子之意爲準則百福具臻帝深嘉之時河東節度

使王鐸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  
言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  
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  
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李吉用自揚州再入相數日  
罷藩爲詹事後數月上思藩召對復有所論列元和六年出爲華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藩爲相材能不及  
裴垪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臯字士繇後秦尚書翼之後少以進  
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  
爲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  
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  
福昌尉仲慕臯從父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慕  
慕至臯示已暗瞪慕而瞑慕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葬其  
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慟哭傷行路祿



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  
乃奉母盡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  
高適表臯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自從臯  
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會丁母  
喪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  
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遘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臯  
白其事臯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勅使而遽有此言因  
掩涕而起遘遽拜謝之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臯為行軍司馬詔徵  
為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此豈受之名耶李季卿為  
江淮黜陟使奏臯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  
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臯之德而友善之  
大曆三年卒于家年四十六元和中謚曰貞孝初臯卒韓洄王定為  
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前贈秘書  
監至是因子德輿為相立家廟至元和十二年復贈太子太保德輿

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童蒙集  
十卷名聲日大韓洄黜陟河南辟為從事試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初  
復為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  
三表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為太常博士轉左補闕八年關東  
大水上疏請降詔恤隱遂命奚陟等四人使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  
九年自司農少卿除戶部侍郎仍判度支德輿上疏曰臣伏以爵人  
於朝與衆共之况經費之司安危所繫延齡頃自權判逮今間歲不  
稱之聲日甚於初羣情衆口誼於朝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略舉所  
聞多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為剩利以為已功又重破官錢  
賈常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  
軍皆至懸闕自今春已來並不支糧伏以疆場之事所虞非細誠聖  
慮前定終事切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醜正有黨  
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徵其本末為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  
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倘延齡授任已來精心



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有區分邊軍儲蓄實猶可支身  
自敘怨為國惜費自宜更示優獎以洗群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  
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採  
群議正拜已來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師士庶之衆愚  
智之多合而為黨共有讎嫉陛下亦宜稍迴聖鑑俯察羣心况臣之  
事君如子事父今當聖明不諱之代若猶愛身隱情是不忠不孝莫  
大之罪敢瀝肝血伏待刑書十年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  
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  
除授凡命於朝多補自御扎始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  
郢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始歸嘗上疏請  
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  
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  
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為得人轉戶部  
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坐郎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復為

兵部侍郎遷太常卿五年冬宰相裴垪寢疾德輿拜禮部尚書平章  
事與李藩同作相河中節度王鐔來朝貴倖多譽鐔者上將加平章  
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  
以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曆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  
與之今王鐔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  
鐔根使董溪于臯謨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  
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供  
軍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賊犯使之萬死不足塞  
責弘寬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踈畧但詔令  
已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喻伏自陛下  
臨御已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  
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即人各懼法人各  
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辯上煩聖聰伏以  
陛下聖德聖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



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鞫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於延英奏對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盛明感涕自賀况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惟恕臣迂踈察臣丹懇及李吉甫自淮南詔徵未一年上又繼用李絳時上求理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言色其有詎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尋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後拜太常卿改刑部尚書先是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格勅孟容等尋改他官乂獨成三十卷表獻之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爲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復以檢校吏部尚書出鎮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年六十贈左僕射謚曰文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韞籍風流爲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清其又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什八九時人

爲宗匠焉大嗜讀書無寸景斲倦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子璩中出

公人

史臣曰裴均精鑒然識舉賢任能啓沃帝心弼諧王道如崔羣裴度輩貴之輩咸登將相皆均之薦達立言立事知無不爲吉甫該洽典經詳練故實仗裴均之抽擢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均之能別髦彥均知吉甫之善任賢良相須而成不忌不克叔翰修身慎行力學承家批制勅有夕郎之風冷御書見宰執之器而乃輕財散施天爵是期偉哉自待之意也德輿孝悌力學髻齒有聞疏延齡恣行巧行論卑誤不書明刑三十年羽儀朝行實皐之餘慶所鍾此四子者所謂經緯之臣又何慙於王佐矣

外曰二李秉鈞信爲名臣甫柔而黨藩俊而純裴公鑒我朝無屈人權之藻思文質彬彬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九

于休烈子肅肅子

今狐岵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歸崇敬子登登

奚陟

張薦祖文成薦子

蔣乂子係

柳登父芳登弟

沈傳師父既濟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寧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父默成

沛縣今早卒休烈至性貞慤機鑿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

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舉進士又應制策登科

授秘書省正字累遷右補闕起居郎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郎郎

中楊國忠輔政排不附已者出為中部郡太守值祿山構難肅宗踐

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

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

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臣

劉 昫 等修



不勝大慶時中原蕩覆典章殆盡無史籍檢尋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二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館所由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資得一卷賞絹十匹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肅宗以太常鍾磬自隋已來所傳五音或有不調乾元初謂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則人不夭札物不穉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其製于郊廟每聽懸樂宮商不備或鍾磬失度可盡將鍾磬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別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殿親試考擊皆令五音群臣稱慶休烈等博工部侍郎修國史獻五代帝王論帝甚嘉之宰相李陔奏請志賢以休烈修國史與已齊列嫉之奏爲國子祭酒權

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舊儀元正冬至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休烈奏曰周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明慶已來則天皇后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與百官雜處殊爲失禮肅宗詔停之代宗即位甄別名品宰臣元載稱之乃拜右散騎常侍依前兼修國史尋加禮儀使遷工部侍郎又改檢校工部尚書兼判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書累封東海郡公加金紫光祿大夫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畜恭儉溫仁未嘗以喜愠形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篤好墳籍手不釋卷以至於終大曆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於代嗣子益次子肅相繼爲翰林學士是歲春休烈妻韋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聞特詔贈韋氏國夫人葬日給鹵簿鼓吹及聞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贈尚書左僕射賻絹百匹布五十疋遺滿者內常侍吳承倩就私第宣慰儒者之榮少有其比肅官至給事中肅子敖



唐傳十九  
教字蹈中以家世文史盛名少為時彥所稱志行修謹登進士第釋  
褐秘書省校書郎湖南觀察使楊馮辟憑從事府罷鳳翔節度使李  
鄴鄴岳觀察使呂元膺相繼辟召自協律郎大理評事試監察御史  
元和六年真拜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倉部司勳二員外萬年令拜右  
司郎中出為商州刺史長慶四年入為吏部郎中其年遷給事中昭  
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士李紳素不叶遂誣紳以不測之  
罪逐於嶺外紳同職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  
防坐紳黨左遷信汀等州刺史黜詔下赦封還詔書時人以為與嚴  
相善訴其非罪皆曰于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  
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噓而逢吉由是獎之尋  
轉工部侍郎遷刑部出為宣歙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赦溫裕長者與  
物無忤居官亦未嘗有立周踐臺閣三為列曹侍郎謹順自容而已  
大和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登進士  
第

琮落托有大志雖以門資為吏久不見用大中朝駙馬都尉鄭顥以  
琮世故獨以器度奇之會有詔於士族中選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  
之顥謂琮曰子人才甚佳但不護細行為世譽所抑久而不調能應  
此命乎琮然之會李藩知貢舉顥託之登第其年遂升諫列尚廣德  
公主拜駙馬都尉累踐臺閣揚歷藩府乾符中同平章事黃冠犯京  
師僖宗出幸琮病不能從既僭號起琮為相琮以疾辭迫脅不已琮  
曰吾病亟矣死在旦夕加以唐室親姻義不受命死即甘心竟為賊  
所害而赦公主主視琮受禍謂賊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  
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廣德閨門有禮咸通乾符中譽  
在人口于族內外冠婚喪祭主必自預行禮諸婦班而見之尊卑答  
勞咸有儀法為時所稱珪球皆至清顯

令狐岍德棻之玄孫登進士第祿山之亂隱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  
岍別墅司徒楊綰未仕時避亂南山止於岍舍岍博學貫通群書有  
口辯綰甚稱之及綰為禮部侍郎修國史乃引岍入史館自華原尉



拜右拾遺累遷起居舍人皆兼史職修玄宗實錄一百卷代宗實錄四十卷著述雖勤屬大亂之後起居注亡失殆纂開元天寶事雖得諸家文集編其詔策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人以漏落處多不稱良史大曆八年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偶昌運謬參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畢陌無丘壠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啓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文公始爲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爲不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相魍爲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且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以瓦器

不以金銀爲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逾薄無德者葬逾厚聖王之於天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霧之飾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估利於人也遠方底貢唯俱禮事薄於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不負爲璋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云應緣山陵制庶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皆比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目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鏡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錦綵爲飾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耶伏惟陛下遠覽虞夏周漢之制深惟夫子張釋之誠虔奉先旨俯遵禮經爲萬代法天下幸甚今敕書雖已頒行諸條尚猶未出此時奉遺制敷聖理固未晚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禮臣聞愚夫之言明主擇焉况臣忝職史官竊逢睿德取用華元樂舉之爲不臣也願以舜禹之理紀聖猷也



夙夜懇迫不敢不言抵犯聖明實憂罪譴言行身黜雖死猶生優詔  
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尊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  
識度弘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援引古今依據經禮非唯中朕之病  
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  
奉備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之遺直何以加焉初大曆中劉晏為吏  
部尚書楊炎為侍郎晏用岍判吏部南曹事岍荷晏之舉每分闕必  
擇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岍為禮部侍郎  
炎為宰相不念舊事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嘗  
出杜氏門下託封於岍岍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  
名下一字岍得以志之炎不意岍賣即署名託封岍以炎所署奏論  
言宰相迫臣以私臣若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  
問炎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決杖流之炎苦  
救解岍衡州別駕遷衡州刺史貞元中李泌輔政召拜右庶子史館  
修撰性既僻異動失人和在史館與同職孔述睿等爭忿細故

正者長者讓而不爭無何必卒竇叅秉政惡其為人貶吉州別  
駕久之被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  
察史其或起庭致禮映雖嘗為宰相然驟達後進岍自恃前輩有  
以禮讓下故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岍曰卿自視  
何如而敢與我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岍曰  
卿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為憾映至州奏岍糾前政過失鞠  
問其狀不置按部臨人貶衢州別駕衢州刺史田敦岍知舉時進士  
田敦岍初與貢部放榜日貶逐與敦不相面敦聞岍來喜曰始見  
卿位以秘書少監徵既至而卒元和三年岍子太僕寺丞丕始獻岍  
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初岍坐李泌貶監修國史奏岍所撰實錄一  
本出於貶所畢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  
岍字敬字正禮吉州吳郡人也曾祖奧以崇敬故追贈秘書監祖樂  
州方州刺史父

亦贈秘書監崇敬少勤學以經業擢第遭喪哀



設以孝聞調授四門助教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左拾遺改秘書郎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兼史館修撰又加集賢殿校理以家貧求爲外職歷同州潤州長史會玄宗肅宗二帝山陵叅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又兼史館修撰改膳部郎中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已來始有服者事不師古伏請停罷從之又諫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土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大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則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王何須更作作之不時恐非禮也又議云每年春秋二時釋奠之禮上祝板御署訖北面揖臣以爲禮太重謹按大戴

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畧祝板伏請準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崇敬議曰按舊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如其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在四季生於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今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憑緯候之說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恐難行用又議祭五人帝不稱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於國家即爲前後之禮無君臣之義若於人帝而稱臣則於天帝復何稱也議者或云五人帝列於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五音五祀五蟲五臭皆備五穀以備其時之色數非謂別有尊崇也又請太祖景皇帝配大事已具禮儀志自是國典大禮崇敬常叅議焉大曆初以新羅王卒授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弔祭冊立新羅使



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中凡數十百人我何獨濟逡巡波濤稍息竟免爲害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携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爲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使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與諸儒官同修通志崇敬知禮儀志衆稱允當時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學之制兼更其名曰禮記王制曰天子學曰辟雍又五經通義云辟雍養老教學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壁也壅水環之圓如壁形以義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亦謂之澤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故前代文士亦呼云壁池亦曰壁沼亦謂之學省後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宮至明帝躬行養老於其中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臺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又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不立辟雍北齊立國子寺隋初亦然至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爲國子監今國家富有四海聲

明文物之盛唯辟雍獨闕伏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掌以義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爲太師氏位正三品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簾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柎簾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位正四品上又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已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受義絕今請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注引旁通問十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形規範可爲師表者令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蒲輪其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



差其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及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學生至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贊服脩一束清酒一壺衫布一段其色隨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摠衣前請師為依經辨理略舉一隅然後就室每朝晡二時請益師亦二時居講堂說釋道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義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檟楚朴之國子不率教者則申禮部移為太學太學之不變者移之四門四門之不變者歸本州之學州學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而學不成者亦歸之州學其禮部考試之法請無帖經但於所習經中問大義二十得十八為通兼論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三為及第其中有孝行聞於鄉閭者舉解其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日觀其所實義少兩道亦請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為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

此則教義日深而禮讓興禮讓興則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太學之來者也詔下尚書集百寮定議以聞議者以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曰太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既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會國學胥吏以餐錢差舛御史臺按問坐貶饒州司馬建中初又拜國子司業尋選為翰林學士遷左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尋兼普王元帥叅謀累加光祿大夫以兩河叛渙之徒初稟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奉使稱旨及還上表請歸拜墓許之賜以繒帛儒者榮之尋加特進檢校戶部尚書遷工部尚書並依前翰林學士充皇太子侍讀累表辭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十五年卒時年八十廢朝一日贈左僕射子登嗣

登字仲之雅實弘厚事繼母以孝稱大曆七年舉孝廉高第補四門助教貞元初復登賢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遺時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



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嘗出其下者多以馳騫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後遷兵部員外郎充皇子侍讀尋加史館修撰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旋賜金紫仍錫衫笏焉遷工部侍郎與孟簡劉伯芻蕭俛受詔同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又為東宮及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久之改左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為對時論美之轉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遷工部尚書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保登有文學工草隸寬博容物嘗使僮飼馬馬蹄跂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訊云未之嘗他人為之怒登視之無愠色常慕陸象先之為人議者亦以為近之子融嗣

融進士擢第自監察拾遺入省拜工部員外郎遷考功員外六年轉

工部郎中充翰林學士八年正拜舍人九年轉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違勅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燼進於京國姑徇私誠入財貨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放效以羨餘為名因緣刻剥生人受弊周仁請行重責以例列藩其所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稅詔周仁所進於河陰院收貯以備水旱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賂三千餘貫半是擬贓上問融曰韓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與康枉破官錢三萬餘貫益所取受人事比之殊輕乃貶梧州司戶尋遷京兆尹時府司物力不充特勅賜錢五萬貫府司以所賜之半還司農寺菜錢融因對言之上以融學家因問蔬糲字有賴音何也糲是飯之極麤者耶融以義類對之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殷又附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悅融罷



尹月餘授秘書監俄而固言罷楊嗣復輔政以融權知兵部侍郎一  
年內拜吏部三年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  
節度使融子仁晦仁翰仁憲仁召仁澤皆登進士第咸通中並至達  
官

奚陟字殷卿亳州人也祖乾繹天寶中弋陽郡太守陟少好讀書登  
進士第又登制舉文詞清麗科授弘文館校書尋拜大理評事佐入  
吐蕃使不行授左拾遺丁父母憂哀毀過禮親朋愍之車駕幸興元  
召拜起居郎翰林學士辭以疾病久不赴職改太子司議郎歷金部  
吏部員外郎左司郎中彌綸省闕又累奉使皆稱旨貞元八年擢拜  
中書舍人是歲江南淮西大雨爲災令陟勞問巡慰所在人安悅之  
中書省故事姑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處之先是  
右省雜給率分等第皆據職田頃畝即主書所受與右史等陟乃約  
以料錢爲率自是主書所得減拾遺時中書令李晟所請紙筆雜給  
皆不受但告雜事舍人令且貯之他日便悉以遺舍人前例雜事舍

人自攜私入陟以所得均分省內官又躬親庶務下至園蔬皆悉自  
點閱人以為難陟處之無倦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元  
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元  
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  
陷充怨惡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  
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迺躬自閱視府案具得其實奏言  
度支奏京兆府貞元九年兩稅及已前諸色羨餘錢共六十八萬餘  
貫李充並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二百貫已來是諸縣供館驛加破  
又在諸色人戶腹內合收其斛斛共三十二萬石唯三百餘石諸色  
弊納所由欠折其餘並是準勅及度支符牒給用已盡陟之寬平守  
法多如此類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陟尋以本官知吏部  
事銓綜平允有能名遷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時以為稱職貞元十  
年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爲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鷲字文成聰警言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



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  
文鸞鷲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初登進  
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嘗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調  
授岐王府參軍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鷲凡應  
八舉皆登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爲銓府之最  
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流  
重之目爲青錢學士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爲端士所惡姚崇甚薄  
之開元初澄正風俗鷲爲御史李全交所紿言鷲語多譏刺時坐貶  
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奏論乃追勅移於近處開元中入爲司門員  
外郎卒鷲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  
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  
否曰近自御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爲也新羅  
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文  
遠播如此薦少精史傳顏真卿一見歎賞之天寶中浙西觀察使

顏真卿其才可當史任乃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既至闕下以  
母老疾竟不拜命母喪闋禮部侍郎于召舉前事以聞召充史館修  
撰兼陽翟尉朱泚之亂變姓名伏匿城中因著史遁先生傳德宗還  
宮擢拜左拾遺貞元元年冬上親郊時初克復簿籍多失禮文錯亂  
乃以薦爲太常博士參典禮儀四年迴紇和親以檢校右僕射刑部  
尚書關播充使送咸安公主入番以薦爲判官轉殿中侍御史使還  
轉工部員外郎改戶部本司郎中十一年拜諫議大夫仍充史館修  
撰時裴延齡恃寵譖毀士大夫薦欲上書論之屢揚言未果延齡聞  
之怒奏曰諫官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則領史職者不宜兼  
諫議德宗以爲然薦爲諫議月餘改秘書少監延齡排擯不已會差  
使冊迴紇毗伽懷信可汗及弔祭乃命薦兼御史中丞入迴紇二十  
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弔祭使涉  
蕃界二十餘里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  
即位凶問至詔贈禮部尚書薦自拾遺至侍郎僅二十年皆兼史館



修撰三使絕域皆兼憲職以博洽多能敏於占對被選有文集三十  
卷及所撰五服圖宰相略靈怪集江左寓居錄等並傳于時子又新  
同布復皆登進士第又新幼工文善於傳會長慶中宰相李逢吉用  
事翰林學士李紳深為穆宗所寵逢吉惡之求朝臣中兇險敢言者  
倚撫紳陰事俾暴揚於搢紳間又新與拾遺李續之劉棲楚尤蒙逢  
吉晚待指為鷹犬穆宗崩昭愍初即位又新等構紳貶端州司馬朝  
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  
內與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群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  
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七人時號八關十六子寶曆三年逢  
吉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又新為副使李續之為行軍司馬逢吉  
為宰相時用門下省主事田伍伍犯賊亡命逢吉保之于外及罷相  
裴度發其事逢吉坐罰俸又詔曰朕在億兆人之上不令而人化不  
言而人信者法也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田伍伍常挂亡命之  
章偷請養賢之祿迹在搜捕公行人間而更冒選吏曹顯擬郡佐及

黃樞覆驗烏府追擒證逮皆明姦狀盡得三移憲牒一無申陳  
滿前群議溢耳終則步健不至琅璫空來蔑視紀綱頗同侮謔顧茲  
叅畫負我上台閱視連名伊爾二子又新可汀州刺史李續之可涪  
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訓用事復召二子為尚書郎訓敗復貶而卒  
希復子讀登進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  
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也祖瓌太子洗馬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  
將明累遷至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代為名儒  
而又史官吳兢之離孫以外舍富墳史幼便記覽不倦七歲時誦庾  
信哀江南賦數徧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於親黨聞弱冠博通  
群籍而史才尤長其父在集賢時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乃白執政  
請攜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張鎰見而許之乃署為集賢小職乂編  
次踰年於亂中勒成部帙得二萬餘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  
撰貞元九年轉右拾遺充史館修撰十三年以故河中節度使張茂



昭弟光祿少卿同正茂宗尚義章公主茂宗方居母喪有詔起復雲  
麾將軍成禮詔下又上疏諫曰墨纓之禮本緣金革從古已來未有  
駙馬起復尚主者既乖典禮且違人情切恐不可上令中使宣諭云  
茂宗母臨亡有請重違其心又又拜疏辭逾激切德宗於延英特召  
入對上曰卿所言古禮也朕聞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爲婚嫁者卿  
何苦固執對曰臣聞里俗有不甚知禮法者或女居父母服內家既  
貧價券無至親即有借吉以就禮者男子借吉而娶臣未嘗聞之況  
陛下臨御已來每事憲章典禮建中年郡縣主出降皆詔有事依禮  
不用俗儀天下慶戴忽今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聽臣或聞公  
主年甚幼小即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實天下幸甚上  
曰卿言甚善更俟商量俄而韋彤裴堪諫疏繼入上不悅促令奉行  
前詔然上心頗重又上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頽剝文字殘缺每行僅  
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又至對曰  
此聖曆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

上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  
負外郎皆兼史職時集賢學士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  
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又又徵引根源事甚詳悉  
宰臣高郢鄭珣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  
代爲學士儒者榮之時順宗祔廟將行祧遷之禮詔公卿議咸云中  
宗中興之主不當遷又建議云中宗既正位柩前乃受母后篡奪五  
王翼戴方復大業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於返正不得號  
爲中興群議紛然竟依又所執元和二年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  
貫之等受詔刪定制勅成三十卷奏行用改秘書少監復兼史館修  
撰尋奉詔與獨孤郁韋處厚同修德宗實錄五年書成奏御以功拜  
右諫議大夫明年監修國史裴垍罷相李吉甫再入以又垍之修撰  
改授太常少卿久之遷秘書監又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權臣專政  
輒數歲不遷官在朝垂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  
裁決者必召以咨訪又徵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宜然亦以此自



滯而好學不倦老而彌篤雖甚寒暑手不釋卷夢通百家尤精歷代  
公董家藏書一萬五千卷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群寇  
偃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又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  
又亦因此諷諭耳又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相錄七十卷凌煙  
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長慶元年卒年七十五贈  
禮部尚書謚曰懿子係伸借仙佶係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二年  
拜右拾遺史館修撰典實有父風與同職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  
等受詔撰憲宗實錄四年書成奏御轉尚書工部員外遷本司郎中  
皆兼史職宰相宋申錫為北軍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玄亮泣  
諫於玉階之下申錫亦減死時論稱之開成中轉諫議大夫武宗朝  
李德裕用事以係與漢僚壻出為桂管都防禦觀察使宣宗即位徵  
拜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改左丞出為興元節度  
使入為刑部尚書俄檢校戶部尚書鳳翔尹充鳳翔隴節度使入為  
兵部尚書以弟伸為丞相懇辭朝秩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節度使

南東道節度使封淮陽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伸登進士第歷佐使府大中初入朝右補闕史館修撰轉中書舍人  
召入翰林為學士自員外郎中至戶部侍郎學士丞言轉兵部郎中  
大中末中書侍郎平章事仙佶皆至刺史皆有史才以父任歷官  
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咸通中與同職盧耽牛叢等受詔修文宗實  
錄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進為事唯伸及係子兆有文才登進士  
第然不為文士所譽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  
京師云蔣氏日曆仕族靡不家藏焉

柳登字成伯河東人父芳肅宗朝史官與同職韋述受詔添修吳兢  
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  
自高祖下止乾元而敘天寶後事絕無倫類取捨非工不為史氏所  
稱然芳勤於記註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  
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  
疑禁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



國史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芳自來寧尉直史館轉拾遺補闕員外郎皆居史任位終右司郎中集賢學士少嗜學與弟冕咸以該博著稱登年六十始方從宦遊累遷至膳部郎中元和初為大理少卿與刑部侍郎許  
容等七人奉詔刪定開元已後勅格再遷右庶子以衰病改秘書監不拜授右散騎常侍致仕長慶二年卒時九十餘輟朝一日贈上尚書弟冕

冕文史兼該長於史職貞元初為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崩喪論皇太子服紀左補闕穆質請依周舊而除冕與同職張萬等公議曰準開元禮子為母齊縗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紀皇太子為母喪服國禮無聞昔晉武帝元皇后崩其時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凱公議曰古者天子三年之喪既葬除服魏氏革命亦以既葬為始故天子諸侯之禮嘗已具矣惡其言已而削去其籍今其存者唯上與一節而載勝之記錯雜其內亦難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與國

宜卒哭而除服於是山濤魏舒並同其議晉朝從之歷代遵行垂不朽臣謹按實錄文德皇后以貞觀元年九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晉王治為并州都督晉王即高宗在藩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據其命官當已除之義也今請皇太子依魏晉故事為大行皇后喪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庶存厭降之禮事下中書宰臣召問禮官曰語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豈可令皇太子縗服侍膳至於既葬乎準今羣臣齊縗給假三十日即公除約於此制更審議之張薦曰請依宋齊間皇后為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為皇太子喪服之節薦既以公除詣於正內則服墨縗歸至本院縗麻如故穆質曰杜元凱既葬除服之論不足為法臣愚以為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二十日之變太輕唯行古之道以周年為定詔宰臣與禮官定可否宰臣以穆質所奏問博士冕對曰準禮三年喪無貴賤一也豈以有父母貴賤而差降喪服之節乎且禮有公門脫齊縗開元禮皇后為父母服十三月其稟朝言十三日而除皇太子



爲外祖父母服五月其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奉有傷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昭著國章公門脫縗義亦在此豈皆爲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慘朝覲歸至本院依舊縗麻酌於變通庶可傳繼宰臣然其議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奏以冕議爲是而穆質堅執前議請依古禮不妨太子墨縗於內也宰臣齊映劉滋叅酌群議請依叔則之議制從之及董晉爲太常卿德宗謂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諫官橫論之今熟計之即禮官請依魏晉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喪合至正月晦受吉服欲以其年十一月釋衰麻以及新正稱慶有司皆論不可乃止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爲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工部郎中張薦皆攝禮官同修郊祀儀注以備顧問初詔以皇太子亞獻終獻當受誓戒否冕對曰準開元禮有之然誓詞云不供其職國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請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上又問升郊廟去劍履及象劔尺寸之禮祝

文輕重之宜冕據禮經沿革聞奏上甚嘉之冕言事頗切執政不便之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冕在福州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驢騾牛八百頭羊三千口以爲監牧之資人情大擾暮年冕所滋息詔罷之以政無狀詔以閔濟美代歸而卒子璟登進士第以著述知名

初登進士第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差攝三公行事多冕差丞相師傳尚書嗣郡王通攝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勅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傳充餘司不在差限此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勅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勒吏部準開元元和勅例差官從之再遷度支員外郎轉吏部開成初換庫部員外郎知制誥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初璟祖芳精於



譜學末泰中按宗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修續璟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為皇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為詳悉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璟依芳舊式續德宗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仍詔戶部供紙筆厨料五年拜中書舍人充職武宗朝轉禮部侍郎再司貢籍時號得人子韜亦以進士擢第

沈博師字子言吳人父既濟博通群籍史筆尤工吏部侍郎陽炎見而稱之建中初炎為宰相薦既濟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本紀奏議非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妄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為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誠勸誠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髮髻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實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

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錄移運革名牝伺鸞喙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築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為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為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為弱減不為僭奪握中持平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蕃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太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



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爲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敘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爲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荅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吕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況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閔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其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

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德宗即位銳於求理建中二年夏勅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以見官前任及同正試攝九品已上擇文學理道韜鈴法度之深者爲之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幹力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爲之本收息以贍用物論以爲兩省皆名侍臣足備顧問無勞別置况員既濟上疏論之曰臣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五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他司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廣務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缺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及厨廩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例準之當以錢三十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以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戶或許其入流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開



大病皆為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本源又臣嘗計天下財賦耗數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方斯輯熙必藉裁減今四方形勢兵罷未得資費之廣蓋非獲已陛下躬行儉約節用愛人豈俾閑官復為冗食籍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必以制出不可改請重難慎擇遷延寢罷其事竟不得行既而楊炎譴逐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後復入朝位終禮部員外郎傳師擢進士登制科己第授太子校書郎鄆縣尉直史館轉左拾遺左補闕並兼史職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司勳兵部郎中遷中書舍人性恬退無競時翰林未有承旨次當傳師為之固稱疾宣召不起乞以本官兼史職俄兼御史中丞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入為尚書右丞出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轉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入為吏部侍郎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贈吏部尚書初傳師之既濟撰建中實錄十卷為時所稱傳師在史館預修憲宗實錄

未成廉察湖南特詔齋一分史藁成於理所有子樞詢皆登進士第詢歷清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咸通中檢校戶部尚書路州長史昭義節度使為政簡易性本恬和奴歸秦者通詢侍者詢將戮之未果奴結牙將為亂夜攻府第詢舉家遇害

史臣曰前代以史為學者率不偶於時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誠以褒貶是非在於手賢愚輕重繫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諱一言切已嫉之如讎所以岨薦坎壈於仕塗沈柳不登於顯貫後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終否子孫藉其餘祐多至公卿者有天道存焉

贊曰褒貶以言孔道是模誅亂以筆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馬何辜懲惡勸善史不可無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

德宗順宗諸子

舒王誚

肅王詳

代王誼

珍王誠

淑王縱

郇王綜

集王紉

衡王絢

岳王緄

岳王緄

通王諶

文敬太子諒

昭王誠

郟王經

莒王紆

邵王約

真王紱

欽王績

珍王繕

素王紳

虔王諒

資王謙

欽王諤

均王緯

密王綯

宋王結

和王綺

會王纁

撫王紘

桂王綸

劉 昉 等校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翼王緝

斬王緝

德宗皇帝一子昭德皇后王氏生順宗皇帝舒王誼昭靖太子之子文敬太子順宗之子諸妃生通王已下八王本錄不載母氏舒王誼本名謨代宗第二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也以其最幼德宗憐之命之為子大曆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開府儀同三司與通王虔王同日封仍詔所司其開府俸料逐月進內尋以軍興罷支建中元年領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刺史孟皞為節度留後以誼愛弟之子諸王之長軍國大事欲其更踐必委試之明年尚父郭子儀病篤上御紫宸命誼持制書省之誼冠遠遊冠絳紗袍乘象轝駕駟馬飛龍騎士三百人隨之國府之官皆褰褶騎而道前鹵簿備引而不樂在邊密故也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上不答拜子儀臥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王解冠珮以常服傳詔勞問之三年祭帥李希烈叛詔哥舒曜討之八月希烈自帥眾三萬圍哥舒曜于襄城又詔河南都統李勉援之勉捨襄城令大將唐漢臣等選勁兵

徑襲許州以解圍漢臣未至許上遣中使追之責以違詔亟旋師為賊所乘漢臣之眾大敗勉恐東都危急乃分兵數千赴洛又為賊所隔賊眾急攻汴滑勉走宋州朝廷大聳乃詔誼為揚州大都督持節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改名誼又以哥舒翰聲近士卒竊議改封普王令統攝諸軍進攻希烈仍以兵部侍郎蕭復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更之又以新除潭州觀察使孔巢父為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行軍司馬以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澤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行軍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劉從一為吏部郎中兼中丞待御史韋僂為工部郎中兼中丞並充元帥府判官兵部員外郎高參為本司郎中充元帥府掌書記以右金吾大將軍渾瑊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中軍虞候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為前軍兵馬使鄂岳團練使李兼為之副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為中軍兵馬使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充後軍兵馬使以



左神武軍使王价檢校太子賓客左衛將軍高承謙檢校太子詹事  
前司農少卿郭曙檢校左庶子前秘書省著作郎常愿為秘書少監  
正允元帥府押衙制下未行涇原兵亂而止德宗初聞兵士出怨言  
不得賞設乃令誼與翰林學士姜公輔傳詔安撫許以厚賞行及內  
門兵已陣於闕前誼狼狽而還遂奉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誼書  
夜傳詔慰勞諸軍僅不解帶者月餘從車駕還宮復封舒王開府儀  
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如故永貞元年十月薨廢朝三日

通王謙德宗第三子也大曆十四年封制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九  
年十月領宣武軍節度大使汴宋等州觀察支度營田等使以宣武  
都知兵馬使李萬榮為留後王不出閤十一年河東帥李自良卒以  
謙為河東節度大使以行軍司馬李說知府事充留後亦不出閤  
虔王諒德宗第四子大曆十四年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領  
蔡州節度大使申光蔡觀察等使以大將吳少誠為留後十年領朔  
方靈鹽節度大使靈州大都督以朔方行軍司馬李樂為靈府左司

馬知府事朔方留後十一年九月封海州刺史程懷信逐其帥懷直十  
月以諒領橫海節度大使滄景觀察等使以都知兵馬使程懷信為  
留後王不出閤十六年徐帥張建封卒徐軍亂又以諒領徐州節度  
大使徐泗濠觀察處置等使以建封子愔為留後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大曆十四年六月封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  
歲廢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性聰惠上尤憐之追念無已不令起墳  
墓詔如西域法議層輓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召上言曰墳  
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輓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  
屠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  
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

文敬太子諒順宗之子德宗愛之命為子貞元四年封邕王授開府  
儀同三司七年定州張孝忠卒以諒領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  
等使以定州刺史張茂昭為留後十年六月潞帥李抱真卒又以諒  
領昭義節度大使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以潞將王虔休為潞府司



馬知留後十五年十月薨時年十八廢朝三日贈文敬太子所司備禮冊命其年十二月葬於昭應有陵無號發引之日百官送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是日風雪寒甚近歲未有詔置陵署令丞

資王謙德宗第七子大曆十四年封

代王諱德宗第八子本封縉雲郡王早薨建中二年追封代王

昭王誠德宗第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欽王諱德宗第十子順宗即位詔曰王者之制子弟畢封所以固藩輔而重社稷古今之通義也第十弟諱等寬簡忠厚生知孝敬行皆由禮志不違仁樂善本於性情好賢宗於師傅績修六藝達人倫風化之源博習群言知惠和睦友之道温恭朝夕允茂厥猷克有嘉聞宜封上字諱可封欽王第十一弟可封珍王

珍王誠德宗第十一子與欽王同制封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姊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官又以公主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

堯隆嬪帝乙歸妹迨於漢氏同姓主之爰自近古禮教夷陵公法度僭差殊制姻族闕齒序之義舅姑有拜下之禮自家刑國多愧古人今縣主有行將俟嘉命俾親執棗栗以見舅姑敬遵宗婦之儀降就家人之禮事資變革以抑浮華其令禮儀使與禮官博士約古今舊儀及開元禮詳定公主郡縣主出降覲見之文儀以聞初開元中置禮會院于崇仁里自兵興已來廢而不修故公郡縣主不特降嫁殆三十年至有華髮而猶卹者雖居內館而不獲覲見十六年矣凡皇族子弟皆散弃無位或流落他縣湮沉不齒錄無異匹庶及德宗即位敘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初即位將謁太廟始與公郡縣主相見於大次中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愛歔歔哭泣之聲聞於朝公卿陪列者爲之悽然每將有大禮必與諸父昆弟同其齋次及岳陽信寧宜芳永順朗陵陽安襄城德清南華元城新鄉等十一縣主同月出降勅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於櫛纒笄總皆經於心各給錢三百萬使中官主之以買田業不得侈用其衣服之



飾使內司計造不在此數是時所司度用一人籠花計錢七十萬帝曰籠花首飾婦禮不可闕然用費太廣即無謂也宜損之又損之及三萬而止帝謂王等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餘錢六十萬賜之以備他用舊例皇姬下嫁舅姑返拜而婦不答及是制下禮官定制曰既成婚於禮會院明晨舅坐於堂東階西向姑南向婦執笄盛以棗栗升自西階再拜跪奠於舅席前退降受笄盛以服修升北面再拜跪奠於姑席前降東面拜壻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謝恩於光順門壻之親族亦隨之然後會讌於十六宅是日將王皆如其制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帝每見之方蹠而鞞召王韋二美人出拜勅崔氏坐受勿荅故戚屬之間罔不憚其敬不肅而遵禮法焉

順宗二十三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王昭儀生郇王經趙昭儀生宋王結王昭儀生郇王綜王昭訓生衡王絢餘十八王本錄不載母氏

郇王經本名渙順宗次子始封建康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八年薨

均王緯本名沔順宗第三子始封洋川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敘王縱本名洵順宗第四子初授殿中監封臨淮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莒王紆本名浼順宗第五子初授秘書監封弘農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八年薨

密王綯本名沐順宗第六子始封漢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二年九月薨

郇王綜本名湜順宗第七子初授少府監封晉陵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三年四月薨

邵王約本名淑順宗第八子初授國子祭酒封高平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宋王結本名滋順宗第九子始封雲安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長



慶二年薨

集王緝貞元二十一年封長慶二年薨

真王綽本名淮順宗第十子初授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貞元二十一

年進封大和九年薨

和王綺本名滑順宗第十一子始封德陽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大和七年薨

衡王絢順宗第十二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寶曆二年薨

欽王績順宗第十三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會王纁順宗第十四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一月薨

福王綰本名浥順宗第十五子母莊憲王皇后憲宗同出初授光祿

卿封河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咸通元年特冊拜司空明年薨

珍王縉本名況順宗第十六子初授衛尉卿封洛交郡王貞元二十

一年進封

撫王紘順宗第十七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四年特冊拜司空五

年冊司徒乾符三年冊太尉其年薨

岳王縱順宗第十八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二年薨

袁王紳順宗第十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十四年薨

杜王綸順宗第二十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九年薨

冀王緝順宗第二十一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二年薨

冊王緝順宗第二十二子咸通八年封

史臣曰夫聖人君臨寓縣肇啓邦基莫不受命上玄膺名帝錄自太

昊已降五運相推迄于殷湯曆數綿末但設均平之化未聞封建之

名泊乎周漢始以子弟建侯樹屏以作維城及王室凌微遂有莽卓

之亂唐室自艱難已後兩河兵革屢興諸王雖封竟不出閭夫帝王

居寰宇之尊撫億兆之衆但能平一理道夙夜嚴恭任賢使能設官

分職自然四海樂推天命所祐縱無封建亦鴻基永固安侯嬰孺

重哉

贊曰孝文秉禮道弘蕃邸睦族展親儀形咸里自閭臨藩所謂周爰



無如惡鳥終懷籠樊

唐書列傳第一百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高崇文 子承簡

伊慎

朱忠亮

劉昌裔

范希朝

王鐸 子稷

閻巨源

孟元陽

趙昌

高崇文其先勃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從平盧軍貞元中隨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五年夏吐蕃二萬寇寧州崇文率甲士千救之戰于佛堂原大破之死者過半韓全義入覲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遷兼御史中丞十四年為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大振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代宰臣杜黃裳以為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



中使至長武外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  
中有折逆旅之七箸斬之以徇西從閬中入遂却劔門之師解梓潼  
之圍賊將邢泚遁歸屯軍梓州因拜崇文爲東川節度使先是蜀  
攻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已罪崇文  
康敗軍失守遂斬之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衝  
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于東  
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堆在鹿頭之東使  
梟將高震寓親鼓士板緣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  
燒其柵柵中之賊殲焉遂據堆下瞰鹿頭城城中人物可數凡八  
戰皆大捷賊搖心矣八月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懼誅  
乃深入以自贖故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糧道賊大駭是日  
賊綿江柵將李文悅以三千人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  
衆二萬關之男方叔子督蘇強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  
投戈面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直指成都德陽等縣城皆鎮以重

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關大懼以親兵及逆黨盧文若賈重寶  
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賂且將啓之崇文遣高霞寓鄜定進倍道追  
之至羊灌田及焉關自投岷江擒於滂湍之中西蜀平乃檻關送京  
師伏法文若赴水死王師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達軍令嚴肅珍寶山  
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先是賊將邢泚以兵二萬爲鹿頭之援既  
降又貳斬之以徇衣冠陷逆者皆匍匐衙門請命崇文條奏全活之  
制授崇文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克劔南西川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  
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改封南平郡王食  
實封三百戶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  
諮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戍懇疏累上  
二年冬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慶三州節度觀察  
等使仍充京西都統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  
自隨蜀都一罄以不習朝儀憚於入朝優詔令便道之鎮居三年大  
修戎備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三日贈司徒謚曰威武配享憲



宗廟庭子承簡少爲忠武軍部將後入神策軍以父征劉闢拜嘉王傳裴度征淮蔡奏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鄆城上蔡遂平三縣爲潁州治鄆城用承簡爲刺史尋轉邢州刺史值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一戶出其租遷宋州刺史屬汴州逐其帥以部將李芥行帥事芥遣六將責宋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使來者輒繫之一日并出斬于軍門之外威震郡中及芥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芥爲汴將李質執之送京師兵圍宋者即遁去授承簡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俄遷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復出爲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寇虜多以秋八月犯西邊承簡請軍寧州以備之因疾上言乞入覲即隨表詣闕大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壽縣傳舍卒贈司空崇文孫駢歷位崇顯終淮南節度使自有傳

伊慎兖州人善騎射始爲果毅喪母將營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壙果得舊記驗大曆八年江西節度使路嗣恭討嶺南哥舒晃之亂以慎爲先鋒直逼賊壘疾戰破之斬首三千級由是復始興之地未幾與諸將追斬晃於泔溪函首獻于闕下嗣恭表慎功授連州長史知當州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之歲慎以江西牙將統李希烈摧鋒陷敵功又居多江漢旣平希烈愛慎之材數遺善馬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命本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大集兵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爲曹王所任遺慎七屬之甲詐爲慎書行間焉上遣中使即軍以詰之曹王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泝江來寇曹王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貳累破蔡山柵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縣殺賊將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優詔褒異授試太子詹事封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泝江將進



獻次于斬口時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黃梅以絕江道慎兵七千遇於未安戍慎列樹三柵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江路遂通又破苟莽柵進兵圍安州賊阻湏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騎八千來援慎分兵迎擊戰于應山擒戒虛縛示城下遂開門請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實封一百戶希烈又遣將援隨州慎擊之於厲鄉走康叔夜斬首五千級希烈死李惠登為賊守隨州慎飛書招諭惠登遂以城降因密奏惠登可用詔授隨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慎為安黃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十六年吳少誠阻命詔以本道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二道兵當其一面於申州城南前後破賊數千以例加檢校刑部尚書二十一年於安黃置奉義軍額以為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入真拜右僕射元和二年轉檢校左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以賂第五從直求鎮河中為從直所奏貶右衛將軍數月

復為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

子太保

朱忠亮本名士明汴州浚儀人初事薛嵩為將大曆中詔鎮普潤縣掌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奉天德宗嘉之封東陽郡王為奉天定難功臣及大駕南幸為虜騎所獲繫於長安賊平李晟釋之薦渾瑊署定平鎮都虞候鎮使李朝案卒遂代之憲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節度使仍賜名涇上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二百人元和八年卒贈右僕射

劉昌裔太原陽曲人少遊三蜀揚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名州刺史以昌裔為從事琳死乃去曲環將幽隴兵收濮州也辟為判官詔授監察御史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賜紫兼中丞充營田副使貞元十五年環鎮許州卒詔上官浚知節度留後吳少誠攻許州浚領事欲弃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浚沉城中上



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  
浼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今造戰棚木柵以待募壯士  
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上城以故  
不陷兵馬使安國寧與浼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  
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  
無一人得脫十六年以全陳許功以浼為節度使昌裔為陳州刺史  
韓全義之敗浼水也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  
子命公討蔡州今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而從千騎入全義營  
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驚喜歎服十八年改充陳許行軍司馬明  
年浼卒詔昌裔為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再加檢校右僕射元和  
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加檢校左僕射  
兼左龍武統軍初昌裔以老疾而軍府無政因其水敗軍府上乃促  
令韓臯代之昌裔赴召至長樂驛聞有是命乃上言風眩請歸私第  
許之其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希朝字蓋君河中虞鄉人建中年為邠寧盧僕戎政修舉車  
使韓遊瓌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為寧州刺史  
賊入觀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已求其過  
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  
邠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許之希朝讓於張勳勳曰  
臣始偏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  
邠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振武  
韋文居川阜凌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  
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  
無赦戎虜甚憚之日有張光晟苦城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  
尤甚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  
以改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單于城中舊  
少樹希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貞元末  
累表請修朝覲時節將不以他故自述職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悅



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大將軍順宗時王叔文黨用事將校  
諸參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爲左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  
度使鎮奉天而以泰爲副欲因代之叔文敗而罷憲宗即位復以檢  
校僕射爲右金吾出拜檢校司空充朔方靈鹽節度使突厥別部有  
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歸衆且萬人其  
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遷河東節度使率師討鎮州無功旣老且疾  
事不理除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贈太子太師  
希朝近代號爲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及張茂昭擊王承宗幾覆希  
朝詭寇不前物議罪之

王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團練營將初楊炎貶道州司馬鏐  
候炎於路炎與言異之後嗣曹王臯爲團練使擢任鏐頗使之使招  
召州武岡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爲召州刺史及臯改江西節度使李  
和烈南侵臯請鏐以勁兵三千鎮尋陽後臯自以全軍臨九江  
州盡以衆渡乃表鏐爲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

小心習事善探得軍府情狀至於言語動靜巨細畢以白臯臯亦推  
心委之雖家醮妻女之會鏐或在焉鏐感臯之知事無所避後臯改  
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賊懼臯使至城中以約降臯使鏐懸而入旣  
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臯以其衆入伊慎以賊恟懼由其圍  
也不下鏐稱疾避之及臯爲荆南節度使表鏐爲江陵少尹兼中  
丞欲列於賓倖馬彘裴泰鄙鏐請去乃復以爲都虞候明年從臯至  
京師臯稱鏐於德宗曰鏐雖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試驗遂拜鴻臚  
少卿尋除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洞安之遷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  
南節度使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川市鏐能計居人之  
業而推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將鏐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  
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利由是鏐家財富於公藏  
日發十餘艘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  
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鏐之財拜刑部尚書時淮南節度使杜佑屢  
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充淮南副節度使鏐始見佑以趨拜悅



佑退坐司馬廳事數日詔杜佑以鏐代之鏐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  
下吏或有羨鏐畢究之嘗聽理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鏐  
鏐內之韓中韓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鏐探取他書焚之人信  
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  
固窮按職之以譴衆下吏以爲神明鏐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  
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弃皆復爲用祿曹簾壞吏以新簾易之鏐察  
知以故者付舡坊以焚著其他率如此每有饗宴輒錄其餘以備後  
用或去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鏐錢流行天下在鎮四年累至司空元  
和二年來朝貞拜左僕射未幾除檢校司徒河中節度居三年兼太  
子太傅移鎮太原時方討鎮州鏐緝綏訓練軍府稱理鏐受符節居  
方面凡二十餘年九年加同平章事十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尉鏐將  
卒約束後事甚明如其死日鏐附太原王翊爲從子以婚閭自炫  
翊子弟多附鏐以致名官又嘗讀春秋左氏傳自稱儒者人皆笑之  
子稷歷官鴻臚少卿鏐在藩鎮稷嘗留京師以家財奉權要視官高

下以進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廣汧第宅嘗奏請藉坊以益之作  
垣洞穴實金錢於其中貴官清品翊其賞宴而茲不憚清議及父卒  
爲奴所告稷換鏐遺表隱沒所進物上今韜其奴於內仗又奉中  
使就東都驗責其家財宰臣裴度言諫於是罷其使而殺奴稷長慶  
二年爲德州刺史廣費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  
之故致本州軍亂殺稷其室女爲全略所虜以妓媵處之稷子叔本  
成四年滄州節度使李全略所殺家無遺類  
男叔泰時年五歲其母獻匿之獲免乃收養之今已成長其類  
其義忠獻已補職叔泰津送以聞入宗詔曰王鏐累朝宣力王稷  
且捐軀須錄孤遺微申憫念王叔泰委吏部與九品官令奉祭  
閻巨源貞元十九年以勝州刺史擢振武行軍司馬屬希朝入觀遂  
代爲節度以材力進無他智能初不知書而好文其言輒乖誤時人  
多撫其談說以爲戲然以寬厚爲將卒所懷後爲承寧節度使檢校  
左僕射元和九年卒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事善部署曲環之為節度元陽已為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屨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環卒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守外無救兵攻圍甚急而終不能傳其城賊乃罷兵韓全義五樓之敗諸軍多私歸元陽及神策都將蘇元策宣州都將王幹各率部留軍潞水破賊二千餘人兵罷加御史大夫元和初拜河陽節度檢校尚書五年拜右僕射昭義節度入為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俄拜左金吾大將軍復除統軍元和九年卒贈揚州大都督

趙昌字洪祥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貞皆有名於時李承昭為昭義節度辟昌在幕府貞元七年為虔州刺史屬安南都護為夷獠所逐拜安南都護夷人率化十年因屋壞傷脛懇疏乞還以檢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國子祭酒及泰為首領所逐德宗詔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復命為都護南人相賀憲宗即位加檢校工部尚書尋轉戶部尚書充領南節度二十三年

南徵為太子賓客及得見拜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歲餘讓卿守本官六年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餘趨拜輕捷召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宜宰臣密訪其願養之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為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貞師勤於軍政戎麾指蜀遠立奇功可謂近朝之良將也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閻巨源孟元陽趙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時之名臣王鏐明可照姦忠能奉主此乃垂名於後也至若竹頭木屑曾無弃遺作事有程儉而足用則又士君子之為也如賤收貴出務積珠金唯利是求多財為累則與天清白遺子孫者遠矣凡自在位得不鑑之

贊曰崇文之功顯於西蜀伊慎之忠見乎南服朱劉范閻各有其目元陽趙昌不無遺蹟惟彼太原戰勳可錄累在多財子孫不祿